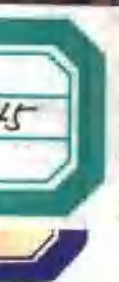


世界科幻名著文库

主编：叶永烈

末日来临

〔日〕松本清张 著
苏德成 龚云表 译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THE LAST DAY IS COMING

末日来临

【日】松本清张
苏德成 龚云表 译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皖新登字06号

末 日 来 临

〔日〕松本清张 著 苏德成 龚云表 译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 插页：2 字数：8万

1992年4月第一版 1992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7-5397-0712-7/I·126(儿) 定价：2.40元

科学幻想小说是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常常不被看作是“文学”，但它确是文学。它也是创作，想象，精神的解放，科学幻想小说常常走在现实的前面！

——选自韩素音女士
1985年3月14日自瑞士
寄给本书主编的信

序

《末日来临》是日本的科学幻想推理小说。

作者松本清张，是日本当代首屈一指的推理小说名家。根据他的推理小说改编的日本电影《砂器》，是中国观众所熟悉的，他的推理小说《点与线》、《日本的黑雾》等被译成中文后，也受到中国观众的欢迎。

松本清张于1909年出生在日本福岡县小仓市，高小毕业后，由于家境贫困，不能继续上学，曾当过仆役，在电气公司、印刷厂当过徒工，也当过兵，后来成为日本《朝日新闻》九州分社的一个低级职员。这样的经历，使他十分熟悉日本社会底层的生活。

如此这般，当他步入不惑之年，丰富的生活蕴藏在他的心中多年，终于从笔端化为作品流出。他走上文学创作之路。1952年秋，43岁的他，荣获日本文坛的最高奖——第二十八届芥川龙之介奖。他的获奖作品是文学小说《〈小仓日记〉传闻》。从此，他在日本文坛崭露头角。

从1957年起，松本清张转向写作推理小说，一发而不可收，竟成了一位多产的推理小说作家，在日本拥有众多的读者。与一般推理小说作家不同，他的作品注重文学色彩，注重刻画人物性格，所以他的作品声望日增。1974年，日本文艺春秋出版社出版的《松本清张全集》，达三十八卷之多。至1979年底，他的作品在日本的总印数达六千多万册。据说，1980年，日本国民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松本清张最多，名列第一。

松本清张反对那些仅仅局限于如何侦破疑案的推理小说，主张作品应当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首倡“社会派推理小说”，不满足于推理小说单纯的娱乐性，而是进一步成为反映社会面貌的一面镜子，使推理小说的面目为之一新。“社会派推理小说”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因为种种案件，正是社会矛盾的集中、尖锐的爆发点。这样，松本清张的作品，理所当然引起读者的注意与共鸣。

在松本清张的众多的推理小说之中，本书是特殊的一部——科学幻想推理小说。他把科学幻想揉进了推理小说。本书初版于1973年。至1980年，便已重印了十一次。作品一开始便奇峰突起，意想不到的核导弹正朝东京袭来……在如此紧张的背景之下，作者展开故事，一环扣一环，使读者欲罢不能，一口气看了下去。作品围绕这一纯属虚构的科学幻想事件中各界的不同反应，写出了日本社会的种

种心态。

松本清张是日本推理小说协会会长，对新中国一直怀着友好的感情。他曾在家中接待过我国老舍、巴金等著名作家。

为了把《本日来临》介绍给中国读者，特请苏德成、龚云表两位先生译出。苏德成先生乃苏步青教授之子，母亲是日本人。受家庭熏陶，他自幼精熟日语。龚云表先生文笔优美，曾创作电影剧本《曹雪芹》等作品。这次由他们合作，译出《末日来临》，相信会受到读者的喜爱。

叶永烈

1990年11月3日于上海



序

楔子.....	1
最后四十分钟.....	5
二十八分十秒之前.....	15
修正时间.....	27
六十三分钟.....	36
六十一分钟.....	58
四十二分钟.....	86
三十六分钟.....	91
三十三分钟.....	100
三十分鐘.....	104
二十五分钟.....	119
十分钟.....	124
三分钟.....	126
中弹.....	134
皆大欢喜.....	146

楔 子

早春，风和日丽的一天，某广告代理行的一位职员乘车到了日比谷公园的祝田桥头，等待着红灯信号的转换。这个十字路口是东京交通秩序最混乱的地方。

原已约定下午二点去制药公司广告部，他担心将要误时，手表已经指到一点三十二分。对方是个大忙人，如果在约定的对间不能到达，对方或许就会出门。今天可望取得一笔相当可观的订货，因此总得设法在约定的对间到达才好。

蜿蜒绵亘的汽车似乎一动不动地停着，他的汽车好不容易才开到日比谷公园的入口处。他问了司机，回答说信号灯不变换五次大概是无法通过的。说着，司机的脸上现出既来之、则安之的神情，从袋里取出烟卷抽了起来。

等待转换五次信号灯，最终通过十字路口，至少还得等上整整五分钟。而且即使通过了这儿，在通向位于京桥头的制药公司的路上，还不知道有多少竖着信号灯的关口

在等着他呢。

广告代理行的职员十分焦急，可是此刻再要改道行驶为时已晚，身后已被接踵而来的许多车辆堵住了，根本无法动弹。汽车只能一点一点地向前移动，每次滑动几十公分就得再次停下。

他差一点想跳出汽车，步行到祝田桥头前面的十字路口，另外再雇一辆出租汽车。可是他即使下了车也不能跑出这个汽车阵。在他的身边还有着一列列汽车的长蛇阵，人们就好像被完全密封起来似的。紧挨着他的一辆车里，一个青年正和身边一位年轻女子兴高采烈地交谈着，仿佛汽车停在这里对他们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急也没用。广告代理行的职员最后只有听天由命了。为了他的迟到，回去可能会被广告部长狠狠训斥一顿。不过生意若能谈成，被训斥一顿倒也罢了，如果迟到遇不到时方，生意谈不成，那才真的糟糕呢。他心中暗想，在这种时刻，汽车里如果装有无线电话能及时与对方取得联系就好了。

马路两旁的便道上，行人们悠然自得地散着步。由于已是早春天气，行人中已有人脱去了外套。他坐在汽车里所感到的温暖，已不仅仅是汽车空调器发出的暖气了。

从车窗里望出去，天空虽然只是狭窄的一小块，但是已能使人感到万里无云，阳光明媚的景象。他仰望着湛蓝

的晴空。脑海里浮现出故乡辽阔的原野。

这时，一架直升飞机从他眼前斜着飞向蓝天。他想，这大概是哪家报馆的直升飞机，趁着天气晴朗，想从高空拍摄都市充满盎然春意的景色吧。

接着，又出现了一架相同的直升飞机，像是在追赶前面那架飞机似的。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一架接着一架地飞？他正这样想着，又是一架飞机腾空而起。顿时，喧嚣声在空中响成一片。

此刻，汽车已经驶近了十字路口。他抬手看了看手表，现在是一点四十一分。或许还来得及，他抱有一线希望地想着。

汽车已不像原先那样拥挤了，映入眼帘的天空已广阔得多。第三架直升飞机正飞行在日比谷公园森林的上空，在车内还能听见它发出的飕飕的响声。他旋下窗玻璃，探出头去，望着天空。前面两架直升飞机已经飞得无影无踪，第三架在后面紧眼着，也已飞得很远，越过公园高高的枝头望去，就像是一只小小的乌鸦。

“司机，今天有什么事情发生吗？”他问道。他所指的事情，无非是举行自卫队军事演习或是报馆举办露天演出之类的活动。

“啊，我也不清楚。不过直升飞机倒是拼命地飞来飞去呀。”

好容易等到了让他们通过的信号，司机掌住方向盘，发动了汽车。

出了护城河畔，视野变得更加宽广。可是，刚才直升飞机飞越的方向是在背后，必须转过脸去才能看到。

但是那儿的天空，现在只剩下一抹淡淡的云彩，早已没有了直升飞机的踪影。下面，在郁郁葱葱的浓荫后面，是以国会议事堂为主体的建筑群。

值得关注的是直升飞机是从哪儿起飞的。从刚才的情况来看，直升飞机是斜着穿过日比谷公园里的森林上方的，从飞越的角度来判断，起飞地点应当在水田街附近。那是政府机关的所在地，并没有报馆，连续飞出三架直升飞机，总令人感到有些奇怪。可是这仅仅是一闪而过的念头，情况也只是这么一点，再也没有什么其它引人注目的现象发生。他的注意力已从直升飞机重新回到生意上去了。

在皇宫前的广场上，并排停放着三辆游览车。春色宜人，从各地前来东京观光的游客逐渐增多起来。

最后四十分钟

总理大臣预定下午一点三十分在首相官邸召开记者招待会。

现在是一点二十一分。在作为会场的大厅里，已经聚集着几十名新闻记者。前面的桌沿上，排列着许多各式各样的话筒，两台电视摄像机也已准备完毕。一切都已就绪，只等总理大臣光临了。

62岁的总理大臣在另一个房间里正与政府要员谈话。他的身边站着官房长官，不断地看着手表。可是政府要员们并不想就此结束谈话。总理大臣在谈话中间粗略地翻阅了一遍即将在记者招待会上讲话的底稿。这份讲稿不是他亲自写的，而是由官房长官及智囊人士集体起草的。它以一问一答的形式写成，在记者招待会上将同时通过电台和电视台进行播放。这份讲稿涉及外交、经济、财政、文教及建设等各个方面，对于可能被咨询到的问题，几乎都已考虑到了。此刻政府要员们所谈的，与其设是对总理大臣

的建议，莫如说是陈述对各种问题的见解。由于要协调好各派系间的关系，总理大臣不能贸然中止谈话。

一点三十二分，总理大臣悄悄用手捂着嘴，打起哈欠来。昨夜他与财界人士在赤坂会谈后，又熬夜处理了一系列事务，已有好久没有这样了。他的哈欠还没有打完，他的一位秘书急匆匆从门外进来。官房长官瞪了他一眼，责怪他这种冒冒失失的举动。可是这对，秘书已经走到他的身边，急促地耳语了几句。官房长官勃然变色，他弯下身子，附在总理大臣的耳边轻声讲了几句什么。总理大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现出了心烦意乱的神情。

“对不起。”

他婉言制止了一位政府要员正在发表着的滔滔不绝的谈话，站起身来，大步走出了房门。他的双脚略微显得有些不好使唤。官房长官紧随在他的后面走了出去。

“这是怎么回事？”

那位政府要员抬起头来，困惑地望着进来报告的秘书。

“嗯……是这样，从防卫厅统合幕僚会议议长^①那儿给总理大臣打来了直线电话。”

① 日本防卫厅除设置官房长官、防卫、人事教育、卫生、装备各部局外还设立了三军统合幕僚会议(相当于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陆上、海上、航空三个幕僚监部(相当于参谋部)。统合幕僚会议议长和各幕僚长均由职业军人担任。

那位要员厚厚的嘴唇上衔着香烟。特意前来陈述意见，中途却受到了军人的干扰，他显得很不满意地皱起了鼻子。他正在谈有关在他的选区里铺设铁路的事宜。

从窗外射入的金灿灿的阳光，照得他的满头白发闪闪发光，也使他瘦削的肩膀感到暖烘烘的。这是一个可以不再使用暖气，温暖的、早春的午后。

办公室里，总理大臣拿起一只电话。在并排放着的十只电话机中，唯有这一只机身上有着红白条纹的特殊标记。这是一只在紧急场合，也即在国家有着重大危机的时候，与防卫厅直接通话的专用电话。

总理大臣紧张地拿着话筒，脸部的肌肉被轻轻地牵动着，眼睛怔怔地凝视着不可言状的地方。一个声音从紧贴着耳朵的话筒里传出：

“是总理阁下吗？”

听着对方嘶哑的声音，总理大臣的眼前，浮现出57岁的统合幕僚会议议长那张红润的脸。虽然年岁已不算小了，但是穿上军装仍然是一副威严英武的样子。

“必须立即向您报告极其严重的局势！”

话筒里议长的声音变得尖锐了。

“两分钟前，正确地说是一点三十二分，我接到了从驻日美军司令部发来的紧急报告。其要点如下：今天下午

二点十五分，也就是再过四十三分钟，装有五兆吨级核弹头的导弹，将因误射而飞到东京，引起爆炸……”

紧接着，统合幕僚议长又郑重其事地复述了一遍。

“误射？什么叫误射？”

总理大臣的声音都走了样。

“根据发来的报告说，是从相距我国二万公里的太平洋自由条约组织的Z国发射了实战用的导弹，由于自动破坏装置失灵，不能在空中引爆，现在正朝东京直飞而来。经计算，到达这儿的时间还剩四十三分钟……不，由于通话，现在只剩下四十一分零几秒了。”

“防卫厅难道不能进行保护？不能动员诸如地对空之类的导弹主动迎击吗？”

总理大臣发出刺耳的声音。

“是，已经作了相应的部署。可是，要在中途全部将它们击落是困难的。”

“全部？难道不是一枚吗？”

“不，是从五个基地同时发射的。即使自卫队和驻日美军一起对它们进行攻击，能否一枚不漏地全部击中，我们还没有充分的信心。很可能仍然会有两枚甚至三枚突破攻击网落到东京。”

“一枚就有五兆吨！”

总理大臣倒抽了一口凉气。

